



襄阳市博物馆

展一城通史 摹江山胜迹

本报记者 田豆豆



◀西周曾伯时铜镜。

杨东摄



◀三国时期透雕花纹「四神」铜熏炉。

杨东摄



◀观众参观三国时期青铜马。

襄阳市博物馆供图

历史悠远 文化多元

逐水而居，以石制工具捕鱼、打猎——走进第一展厅“人猿揖别 夷夏分野”，古人类的生活场景以雕塑形式立体呈现出来。

襄阳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遗址是位于樊城区牛首镇的金鸡咀遗址，表明20万年前已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襄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09处，分布在汉水及其支流两岸，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点，既有长江流域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遗存，又受到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

位于襄州区龙王镇的凤凰咀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4300年，它的发现将襄阳地区的建城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精美的蛋壳陶杯，最薄处只有0.3毫米，这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而在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遗址发现的红陶曲腹杯则具有石家河文化的鲜明特征，造型独特、色泽鲜亮，器身上部较大，下部略小，呈蘑菇状，胎体薄而均匀，表面因打磨而光滑润亮。它既是实用的盛食器，也是精美的工艺品。

商周时期，襄阳地区曾是邓国、曾国、楚国势力范围，留下了风格各异的青铜珍品。

曾伯随铜钺是襄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它整体呈“T”字形，刃部两面各铸有9字铭文，有专家释读为“曾伯随铸威钺，用为民刑，非历殿刑，用为民政”，大意是：曾国的国君随制作了这件钺，用来作为百姓的刑范，它的作用不是杀人，而是晓民以刑律，治民以政事。这是“民政”二字首次出现在青铜器中，这段铭文表达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邓公牧铜簋造型精美，鼓腹，三足，盖沿、上腹饰窃曲纹，间以兽面纹，腹部及盖顶饰瓦纹，器内底、盖内有相同铭文2行6字“邓公牧乍簋”，表明这是邓国国君牧所作的食器簋。

“大司马”卧虎钮铜鼎是楚国墓葬中少见的大型铜盖鼎。鼎通高67.4厘米、重73.45千克，粗壮有力的三足支起硕大的器身，3只虎钮卧伏在鼎盖之上，威猛雄健，气势非凡，腹内篆刻“大司马”，显示了墓主人的官职。

曾伯随铜钺、邓公牧铜簋均为西周晚期器物，“大司马”卧虎钮铜鼎则是战国时期器物。文物映射了历史进程，曾经兴盛一时的曾国、邓国被楚国所灭，强大的楚国为襄阳成为军事、文化、商贸重镇打下了坚实基础。

兵家必争 南北交融

秦灭六国，统一华夏。早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襄阳地区就为秦国统治，秦楚文化在此相融。汉代天下安定，留下的文物呈现出和平时期的安宁景象。

在秦汉展厅，数百件陶鸡、陶狗、陶羊、陶猪、陶楼等文物以仓储式阵列排布，再现了当时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面貌。

一只东汉釉陶鸡引人注目。它卧于地面，仰头张嘴，双眼圆睁，双耳竖立，呆萌可爱。由于通体上釉，它浑身呈红褐色，光洁透亮，更显生气勃勃。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襄阳再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战马是古代战争中重要的作战工具。出土于襄阳市樊城区的三国青铜马，也是襄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身高、体长均为163厘米，按照真实马匹的形体以1:1的比例用青铜浇铸而成，重达360千克，是目前国内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马，被誉为“中华第一青铜立马”。只见它昂首直立，筋肉虬结，头部微昂，咧嘴作嘶鸣状，前蹄微张似欲奋起，栩栩如生。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襄阳作为侨置雍州首府、南朝梁的发迹地，出土了大量南朝画像砖，多采用浅浮雕技法，题材广泛，涵盖动植物纹饰、日常生活、历史典故、宗教文化等，反映了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与艺术风格。展厅里，图案各异的画像砖排列满墙，蔚为大观。

2023年出土于襄阳王寨墓地297号墓的“高山流水”画像砖，是迄今所见最早描绘这一题材的画像砖。砖的正中有两人，左侧一人面右席地而坐，双手抚琴；右侧一人侧坐于旁，姿态悠闲，右手托腮，左手搭于左腿，身体微右倾，似在听琴；空白处填以山丘、草木、云气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诞生于先秦，成为后世艺术创作中的经典题材。

文脉鼎盛 商贸繁华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隋唐宋时期展厅里，以李白《赠孟浩然》为主题的一组白色石雕飘逸灵动，表现了孟浩然醉卧于地、李白恭立敬酒的情景。

隋唐以来，襄阳繁华富足，文脉鼎盛，名人辈出，唐有大诗人孟浩然，宋有大书画家米芾。唐开元年间，山南东道治所设于襄州（今襄阳）；元和年间，襄州是人口过十万户的四大州之一。

唐代襄阳的开放与繁华，从枣阳出土的唐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中可见一斑。此碗通体施青釉，现已泛黄。碗内壁饰8朵褐绿彩草叶，环绕着一个立体小胡人。胡人圆脸，大眼睛，鹰鼻，络腮胡须根根分明，头戴尖顶帽，双手作捧物状，跪坐于地，右脚前伸，后腿后伸。人物神态滑稽，活灵活现。碗中若盛酒，小胡人仿佛活动起来，十分有趣。

北宋书画家米芾，字元章，号鹿门居士，世称“米襄阳”，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他的书法名作《研山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襄阳虽只能观其复制件，但可到“米公祠”实地凭吊。

南宋时期襄阳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彩绘壁画庖厨备饮图给出了生动的答案。2007年，襄城区檀溪路发现一座南宋砖墓，墓中两块壁画内容丰富，一块描绘了烧火煮食、加工菜肴、传送餐具等场景，另一块描绘了准备点心、烹煮茶水、传送茶具等场景，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世俗生活，是湖北地区迄今所知唯一保存完整并成功揭取的古代彩绘壁画。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南北陆路与水运交汇点，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明清时期，襄阳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转运节点，舟车四达、商旅辐辏。至清中叶，襄阳成为汉口向鄂西北及川、渝、陕、豫辐射的中转站和营商中心。

展览尾厅复原了汉水两岸代表性古建筑，以半景画结合动态投影、LED显示屏及背景音效，再现了明清时期襄阳“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的景象。



▲唐代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

杨东摄

◎记者手记

走进博物馆，读懂一座城

田豆豆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襄阳是一座有故事的名城。襄阳的故事，书写在王维、李白、杜甫等名家的诗篇中，印刻在饱经沧桑的古城墙上，也保存在襄阳市博物馆的珍贵文物里。

历史上的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采风流之所。今天的襄阳，经贸繁华、文旅兴盛，GDP位列湖北省前三。如何让南来北往的游客、土生土长的孩子，“一站式”了解襄阳的前世今生，体味襄阳独特的城市气质？襄阳市博物馆便是绝佳的去处。

博物馆选址岷首山脚下，与山上的岷首亭、羊公碑等相映，与唐城景区、孟浩然文化旅游区邻近，共同构成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游览线路。博物馆建筑仿唐代风格，52米高的凤凰阁巍然矗立，让游客来此便沉浸到大唐气象中。

博物馆展陈独具匠心，将馆藏文物、历史事件、城中遗迹有机融合。三国时期的铜马、熏炉、陶楼、玉猪握，折射出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引人追寻三顾茅庐的足迹，感受“隆中对”的智慧；精美的铜镜、多彩的瓷碗、生动的壁画，映照出唐风宋韵，诗词名篇、书法佳作，亦与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纪念米芾的米公祠串联起来，让历史连接当下，让诗意图进现实；介绍襄阳保卫战的金戈铁马，也推介襄阳古城墙遗迹，吸引观众实地探访“铁打的城池”，领略千百年传承的家国之情、侠义之气。

走进博物馆，人们可以更深刻地读懂一座城市，从它的昨天，读懂它的今天，也能感受到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活力。



▲观众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刘洪超摄

“镇岳凝山海——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日前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这是医巫闾山辽代显陵、乾陵考古成果首次集中展示，汇聚200余件（套）出土文物，九成展品为首次亮相。

位于辽宁锦州的医巫闾山，为中国古代五大镇山之一，世称“北镇”。辽代皇室择此山营建显、乾二陵，形成全国唯一镇山礼制与皇家帝陵相伴共生的文化遗产。显陵葬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辽世宗耶律阮，乾陵葬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萧太后）及末帝耶律延禧。

2012年—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专项调查，初步锁定医巫闾山东麓二道沟、三道沟为辽代帝王陵区。此后持续勘探，开展多学科联合考古发掘，新立遗址、琉璃寺遗址、洪家街贵族墓群等逐一浮现，沉睡千年的辽代帝陵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本次展览策展人张力表示：“我们希望以考古发现为核心，串联起山川地理、王朝礼制与民族文脉。展览每一处叙事、每一件展品，都有实地考古数据、现场遗存和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实现考古价值、历史内涵与展陈表达的有机统一。”

展览共设五大单元，分别为“圣山藏陵”“陵阙遗珍”“陪葬贵冑”“物华天宝”“探秘求真”，将出土文物与考古资料共同呈现，让观众循着考古工作者的脚步走近辽代帝陵，深入感受其历史文化内涵。

“辽代帝陵是中原礼制与契丹传统的完美融合。”张力介绍，辽陵承袭唐代“因山为陵”的传统，又保留契丹依山势、顺自然的营造理念，陵园沿山势层层抬升，核心建筑踞高处，陪葬墓分布于平缓地带，整体呈中轴对称的格局，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礼制思想。

乾陵享殿遗址（新立遗址）是本次考古的重要成果，在展览中设有专题展区重点展示。张力介绍：“乾陵享殿是辽代皇家祭祀先祖的核心礼制建筑，等级尊崇、规模宏大，它的发掘为研究辽代皇家建筑体系、礼制文化与工艺水准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该遗址为廊院式建筑群，满铺绿琉璃瓦，是中国现存最早满铺琉璃瓦的皇家建筑实例。

专题展区里陈列着新立遗址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绿琉璃瓦当、琉璃凤鸟、琉璃鸱首等琉璃构件色泽莹润、造型精巧、纹饰威严，尽显皇家建筑的恢弘气派；石螭首吐水等石构件质地精良，体现了辽代成熟的营造技艺；钩阑华板浮雕婴戏、瑞兽、龙凤纹样，将草原风情与汉式审美融为一体。遗址出土的汉字、契丹小字玉册价值非凡，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大典的礼器，玉册包含两种文字，是辽代双语并行制度、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珍贵实证。该展区还展示了遗址航拍影像、建筑剖面图、三维数字复原示意图，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了遗址发掘始末与地层关系，还原了这一建筑群的原始样貌与空间格局，让观众由建筑探礼制，由遗存溯历史。

洪家街墓地为辽代名相韩德让家族墓。这位汉族重臣陪葬乾陵，其家族墓地是辽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辽代上层社会、丧葬制度、民族共治的关键实证。

“韩德让墓志是本次展出的重点文物之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张力介绍，墓志完整记录了韩德让的生平履历与家族地位，补充了辽代中后期政治史，是订正传世文献、还原历史脉络的一手资料。展览深度解读墓志铭文，梳理了韩德让与辽代皇室的深厚渊源，诠释了契丹王朝礼遇汉臣、多元共治的治国智慧。

洪家街墓地出土文物品类丰富，折射出辽代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白瓷、青瓷胎釉精良、器型典雅，不少瓷器仿照中原样式、纹饰，体现了辽代制瓷工艺与中原文化的结合。玻璃器、玉器、琥珀串珠等精美绚丽，部分器物带有域外文化元素，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三联铁鼎、铜壶等金属制品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反映了辽代贵族生活与审美风尚。

展览第五单元“探秘求真”完整呈现了从机载激光遥感勘察、精细发掘到科学保护、数字复原的全流程，展示了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应用场景与实践成果，让观众了解考古知识，感受考古魅力。

据悉，此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将持续至8月18日。展览期间，辽博配套推出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包括策展团队导赏、专家讲座、研学课程与趣味体验等。文物纹样拓印、辽瓷技艺体验、辽代建筑构件考古探秘等互动项目，拉近大众与历史的距离，让文化遗产可触可感。



▲新立遗址出土的辽代玉册。

本报记者 刘洪超摄

辽博举办医巫闾山考古成果展

揭开辽代帝陵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刘洪超